

小

腆

紀

傳

小腆紀傳卷第十一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鼐撰

列傳第四

高宏圖

姜曰廣

高宏圖字研文膠州人萬歷庚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御史
天啟元年陳時政八患並請用鄒元標趙南星尋與同官張
慎言交章論救賈繼春忤旨停俸出按陝西誅姦民扇亂者
吏治澄清因題薦屬吏爲南星所糾心銜之是時東林齊楚
宣浙之黨互相詆誹宏圖無所附麗及楊漣魏太中之獄起
乃上疏力詆南星微言忠賢過當且引漢元帝乘船事又諫
毋出東郊而魏忠賢方導遊幸矯旨以抗沮切責之名以此

高旣乃乞歸令閒住思宗卽位起故官擢太僕少卿逾年遷左僉都御史轉左副都御史晉工部右侍郎時中官張彝憲受敕總戶工二部事宏圖恥與並坐七疏爭之不得乃於彝憲到任前兩日髹公坐椅卓以不乾之漆彝憲不得已於川堂後座無陪侍宏圖遂罷家居十年不起言者交薦帝聞其佐膠州城守功召至闕諮以時事補南京兵部右侍郎就遷戶部尙書十七年闖賊犯闕史可法謀勤王宏圖轉芻粟浮江入淮以濟師方發而北都囚問至南都大臣議所立可法謂非英主不足以定亂宏圖與姜曰廣呂大器佐之會福王稱號以宏圖物望所屬改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與可法並入直宏圖因請移蹕中都進山東以示大舉討賊疏陳新政

八事一宣義問請聲逆賊之罪鼓發忠義一勤聖學請不俟
釋服日御經筵一設記注請召詞臣入侍日記言動一睦親
藩請如先朝踐極故事遣官齋醴書慰問一議廟祀請權祔
列聖神主於奉先殿仍於孝陵側望祀列聖山陵一嚴章奏
請禁姦宄小人借端脫罪一收人心請蠲江北河南山東田
租勿使賊徒藉口一擇詔使請遣官招諭朝鮮示牽制之勢
並褒納焉未幾廷議起廢張愼言舉吳甡鄭三俊馬士英黨
誠意伯劉孔昭率諸勳臣叱愼言於朝目爲奸邪聲振殿陛
宏圖曰文武各有所司卽文臣中各部不得侵吏部之權武
臣何得越職相爭且甡與三俊三朝遺老清望在人孔昭妄
思侵害非其黨者目爲奸臣忝在政府宸陛之嚴化爲訟庭

愧死無地乞賜斥罷不許既而士英疏薦阮大鍼宏圖持之士英曰我旣犯人言豈敢相累因自擬旨命假冠帶來京陛見大鍼旣見疏陳江防要害娓娓可聽將退士英奏曰大鍼名在丹書非其罪也人誣之耳大鍼因奏向日冤陷狀引宏圖爲證以宏圖素不附東林必不忌己也宏圖曰大鍼頃者陳說兵事臣不知兵無所參駁若其起用關係非細昔崔魏亂政風教墮地先帝首鋤大惡定逆案一書以遏羣邪大鍼與焉臣不知其果知兵與否但以先帝明鑒豈容擅改卽如士英奏乞下羣臣集議以彰公論則大鍼用亦光明士英憤然曰臣薦大鍼非受賄也何不光明之有宏圖曰何必受賄但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用之可也出卽具疏乞罷上慰留

之而大鉞卒起爲兵部侍郎宏圖則漸不安其位矣左懋第之北使也宏圖奏事宜曰一山陵宜選日改葬聞梓宮今葬田貴妃墓應在天壽山特立陵寢一分地不得侵及關內一歲幣宜量增十之三一國書宜如古可汗之稱一使禮宜遵會典不應屈膝以致辱命後議簡用中官督畿輔浙閩糧餉復設東廠宏圖皆力爭之已用中旨傳陞戶部侍郎張有譽爲尙書宏圖謂其端不可開封還詔書又請召還史可法入直士英愈怒矯旨切責因力求去秋八月加太子少師改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太后至進太子太保冬十月致仕宏圖在閣士英尙不敢肆及其去遂無忌時山東已失宏圖無家可歸挈一少子至吳久之入浙居紹興人乞一面不可得

日惟一餐祈死既聞蕪湖敗劉宗周熊汝霖議發羅木營兵
奉潞藩拒守宏圖歎曰天之喪明若稽夫徒苦江東父老復
何益吾籌之熟矣乃託其子於門客海昌談遷攜之去絕粒
死浙東監國贈太師諡文忠我

朝賜專諡曰忠直

姜曰廣字居之新建人萬歷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天
啟六年出使朝鮮不攜一錢歸朝鮮人爲之立碑還陳海國
情形有裨軍國者八事明年魏忠賢柄國以東林削籍崇禎
初起右中允積官至吏部右侍郎坐事左遷南京太常寺卿
引疾去後以薦擢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宏光帝之立也廷推
閣臣以曰廣曾有異議不用旣詞臣以王鐸陳子壯黃道周

名上而曰廣居首乃改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宏圖
協心輔政將以次漸引正人而馬士英銳意欲用阮大鍼曰
廣力沮之爲所疾因抗疏乞休曰前者文武紛競自慚無術
調和近而逆案掀翻又愧無能寢息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
力頓付逝波皇上數日前之精神竟同反汗梓宮未冷增龍
馭之淒涼制墨未乾賊四方之觀聽惜哉維新遂有此舉但
恐忠臣裹足志士灰心臣遭遇聖明備員政府不能扶危持
顛有負生平必待羣言交責始求罷斥良亦晚矣夫祖宗會
推之典行之萬世者也昨日大鍼之起竟出內傳夫斜封墨
敕種種覆轍史冊昭然臣觀先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
案爲盛美先帝之害政間有而以頻出口宣爲亂階用閣臣

以內傳用部臣勳臣以內傳選大將選言官以內傳所得閣臣則淫貪巧猾之周延儒逢君浚民姦險刻毒之溫體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陳新甲所得勳臣則力沮南遷盡撤守禦狂釋之李國禎所得大將則紕繆支離之王樸倪寵輩所得言官則貪橫無賴之史堃陳啟新凡此皆力排眾議簡自中旨者也其後效亦可覩矣陛下亦知內傳之故乎總緣鄙夫熱心仕進一見擯於公論遂乞哀於內廷見其可憫之狀聽其一面之詞不能無動者亦人情也而外廷口談清議之人亦有貪婪敗類之事授之口實得以反脣而內廷攻之者盡皆如此也問其事情密聞於上及得上之意旨則又轉而授之於是別創新法

令之面試平臺祇須一語投機也夫立談取官同登場之戲
劇下殿意得類贏勝之販夫天下事從此不可爲矣臣昔痛
心此事亦於講義敷陳小人何知求進而已陰奪會推之柄
陽避中旨之名此豈可爲訓哉先帝一誤皇上豈堪再誤天
威在上密勿深嚴臣安得事事爭之但願深宮有暇時取大
學衍義資治通鑑視之周宣漢光何以復還前烈晉元宋高
何以終狃偏安武侯之出師何惓惓於親君子遠小人李綱
之禦敵何切切以信君子勿比小人必能發聖心之天明破
邪說於先覺然後國恥可得雪中興可得期也臣待罪綸扉
朝廷未肅風俗未醇兵民之危疑未解江河之備禦全疎半
壁東南有同幕燕就死無地終夜拊膺而責臣者叢至矣苟

好盡言終蹈不測之禍聊取充位又來鮮恥之譏鬱鬱居此
臣今誠病恐他日求病而死亦不可得耳疏入上溫旨慰留
而士英大鍼大慍陰嗾朱國弼劉孔昭以誹謗先帝誣讟忠
臣李國楨爲辭交章攻之時議復設厰衛曰廣力持不可言
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何厰之有會蘇松巡撫祁彪佳亦
上疏力諫曰廣擬旨俞之且具疏力爭上改命五城御史祭
飭士英念曰廣不去己終不得肆志乃使大鍼爲疏令宗室
朱統鎰上之言從賊之輩皆曰廣私人定策時又懷異志不
可爲相旋又劾曰廣五大罪詞甚醜穢疏不由通政司上禮
科袁彭年通政使劉士楨糾之俱不問曰廣被誣讟求罷益
力以太后至加太子太保至九月得請陞辭日上御殿羣臣

陪列曰廣曰微臣觸忤權奸自應萬死聖恩廣大猶許歸田
士英勃然曰我爲權奸汝且老而賊矣卽叩頭言臣從滿朝
異議中擁戴皇上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避賢路如陛下
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叱之曰擁戴是人臣居功地邪士
英曰汝謀立潞藩功安在上溫語解之旣出復於朝門相詬
罵曰廣骨鯁廉介有古大臣風扼於奸邪士論惜之南京亡
後二年而降將金聲桓偕其黨王得仁以南昌叛我

大清歸永厯帝曰廣方家居聲桓得仁以其人望也奉爲盟
主資號召曰廣書生不知兵我

大清兵之圍南昌也聲桓撤贛圍援之得仁將以所部趨九
江爲犄角勢曰廣檄召之得仁謂棄要害入孤城譬猛虎陷

阮阱耳曰廣不聽一日夜檄數十至得仁不得已還南昌旣糧盡援絕聲桓曰責曰廣遣客出城號召客胡澹辭不行而殷國楨等被執死遂坐困初曰廣將應金王而出也使人邀隱士漢儒裔與俱裔力辭旣受事又邀致之乃入謁曰廣問事當若何不答固問之則曰明之所以失天下者非左與闖邪金則左孽王乃闖枝公與侯安所授之哉十月間年號兩易名雖歸明實叛

清耳今擅除爵殺人筦刑權若明有主而不待命是僭也不奉隆永而爲之是僞也僭與僞春秋所不許而公與之同事後世且以公爲何如人今兩人內相猜忌公能親於建武之與豫國乎能則攬其兵柄退稱舊輔縞素待罪以告天下令

其慚而聽我竭心力爲之不濟則死不能則引身而退歸耕
浹水之陽毋從叛亂夫人居美名天遣所惡也曰廣沈吟無
以答後在圍城中徘徊太息思其言而悔不能用也永歷三
年正月戊寅城潰聲桓得仁自殺曰廣作絕命歌六章投僕
家池死一家從死三十餘人我

朝賜專諡曰忠確

小腆紀傳卷第十一終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十二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薊

列傳第五

張愼言

子履旋

徐石麒

子爾穀

張有譽

解學龍

練國事

張愼言字金銘陽城人萬歷庚戌進士天啟時除壽張知縣有能聲調繁曹縣泰昌時擢御史持議侃侃爲馮銓所陷編戍肅州崇禎初起故官累遷太常卿刑部右侍郎改南京吏部尙書掌右都御史事南都官名吏隱政事皆決於北愼言雖位冢宰從眾僉名而已南都建國以愼言宿德重望命專

理部事慎言上中興八議一曰議節制淮安鳳廬荆襄爲鎖鑰重地自寇盜充斥城郭荒殘宜申命鎮撫大臣分戍增保扼守險要東西關閘首尾相援添戰艦於江淮之間郡縣積穀爲倉卒轉運之資二曰議屏藩諸王流離南竄宜擇浙東名山郡邑及閩粵間暫居焉其府第之護衛官屬暫從節省三曰議開屯江北地廣今爲畿輔若招集流離開立屯田擇其邑之豪以百夫屯爲百夫長千夫屯爲千夫長連其什伍教之兵陣亦強富之一策也四曰議招徠河北淪陷有能誅擒僞官者賞五曰議寬宥諸臣陷賊事非得已家屬在南企望歸正不宜以風聞苛議堅其從賊之想至若自拔來歸宜隨才錄用不當概以死責六曰議褒卹忠烈之臣如范景文

倪元璐李邦華等傳聞確者宜贈卹以慰幽魂次第詳核勿有所遺七日議銓敘起廢之條不可不慎逆案無容更議其在戍籍廢居者一從清論不撓毀譽八曰議漕卒北漕萬有餘旗柁工挽夫實繁有徒今漕登近地此十餘萬人無室無鄉遊食不已爲患非細安輯宜亟也俱嘉納之會銓曹乏員以主事王重近在金壇可立致奏起爲文選司郎中吏科李沾持不可慎言卒起之由是有隙未幾大起廢籍慎言薦吳牲鄭三俊牲故大學士崇禎時督師以逗遛遣戍者時阮大鍼方謀起用而詔款有逆案不得輕議之文慎言秉銓持正度不可進言誠意伯劉孔昭故與大鍼善因置酒約諸勛臣趙之龍等欲廷訐慎言以起釁次日朝罷羣訴於廷指慎言

及姓爲奸邪叱咤聲徹殿陛慎言立班不辯孔昭遂拔刀聲言殺此老奸慎言於叢人中展轉相避班行大亂司禮太監韓贊周從殿上大聲叱之曰從古無此朝儀孔昭始約刀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臣不及武臣鬻爭不已上曰文武各宜和衷何得偏競乃出復具疏極詆三俊且謂慎言當迎立時阻難肆辨懷二心且多欺蔽罪狀乞寢陛陛見之命慎言疏辨因乞休給事中羅萬象王孫蕃各疏劾孔昭高宏圖等亦以不能戢和文武乞休上柔置不問但慰留宏圖慎言而已慎言四疏乞罷乃得請齎銀幣給應得誥命恩蔭慎言固辭其表有云先帝山陵未卜而臣之祖父先受絲綸青宮皇子安在而臣之子孫妄叨恩蔭況風塵不定逐虎驅狼回首

長安諸陵松楸麥稷諸臣何以爲心而猶侈口論功乎秋之月加太子太保蔭一子自慎言罷徐石麒亦繼去大鉞乃起其黨張捷爲之於是銓政不可問矣時山西盡陷慎言無家可歸流寓蕪湖宣城間孤孫間關來依曰祖孫相聚足矣南都亡鬱鬱疽發背戒勿藥卒年六十九子履旋壬午舉人賊之陷陽城也歎曰吾父決不爲亂臣吾豈爲賊子遂投崖死事聞贈御史

徐石麒字寶摩嘉興人天啟壬戌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魏闡興三殿之役每黷請石麒折以法御史黃尊素忤闡下獄石麒以座主故爲盡力因削籍崇禎三年起官南京歷十餘年始入爲通政使擢刑部侍郎時帝刑威御下法官引律

多深文石麒多所平反而於兵部尙書陳新甲之獄朝士多方營救石麒謂新甲陷邊城四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七失誤軍機當斬尋擢本部尙書最後以熊姜之獄忤旨落職歸李明睿之倡議南遷也廷臣不能決石麒聞而歎曰膠柱死守亦非臣子愛君父之道苟翠華南幸各鎮撫之兵騰勇奮發以謀恢復亦不爲無策也尙觀望狐疑至求遷不得尙忍言哉爲文檄同志起義兵北首赴難而北都凶問至矣南都立以右都御史起諸家未至改吏部尙書再疏辭舉鄭三俊自代不許乃入朝陳省庶官愼破格行久任重名器嚴起廢明保舉交堂廉七事皆褻納之石麒剛方清介與人言移曰不倦而不可干以私中官田成輩請屬拒不應馬士英阮大鍼

植黨樹私權傾中外石麒以法裁之士英欲得侯封諷司禮
監韓贊周入言之石麒奏曰世宗以外藩入繼將封輔臣伯
爵楊廷和蔣冕謙不受今國恥未雪諸臣列土自榮不愧廷
和等邪且俟海內清晏議之未晚又言恭王殉難先帝尙遣
一勛臣一黃門一內侍審唁具殮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若
何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羣臣之悲思大行祇具文耳士英
惡之御史黃耳鼎陸朗有物議石麒以年例出之朗賄奄人
內傳留用石麒發朗內通之罪朗耳鼎亦疏訐石麒枉殺陳
新甲以敗和局士英助之石麒益憤乃歷陳自有東事以來
主款之誤且言先帝之誅陳新甲也曰陷我七親藩七藩之
中恭皇帝居一焉皇上忘之乎因引疾乞休士英擬嚴旨上

不許命馳驛去尋以登極恩加太子太保南都亡石麒麟移居城外扁舟水宿旣聞城不可守呼於城下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俱縊之入朝服自經死先是石麒麟致仕歸築堂榜曰可經人莫解及其死是堂也始知其素志云隆武時賜諡忠襄我

朝賜專諡曰忠懿妻孫氏赴水死子爾穀字似之與於丁亥吳勝兆之事被執無撓詞遂遇害又徐成徐錦祖敏李升四人皆石麒麟僕也成老矣錦年少石麒麟之縊城殉難也成欲先登錦止之曰君老矣成怒曰童子何知謂我老邪俱縊入石麒麟自經死成與錦從死城外二僕祖敏李升聞之亦自經死

張有譽字難譽江陰人天啟壬戌進士以戶部主事權稅蕪湖力持清操崇禎中出爲饒州知府累遷江西督糧副使四川按察使俱有惠政吏部尙書鄭三俊舉天下廉能方面官五人以有譽爲首帝書其名於屏擢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抵任則宏光帝立矣內官張執中收白糧勒鋪墊費踰舊例杖斃解戶有譽收其胥役送獄疏論之執中稍斂嘗因召對言統計一年經費須千餘萬今所入僅八百萬惟有裁冗兵節冗食汰冗費願聖明躬行節儉爲天下先旣馬士英銳意起阮大鍼而廷臣持之急思以中旨用之難以發端以有譽人望也傳旨爲戶部尙書高宏圖謂有譽才望堪用而內傳不可開封還詔旨羣臣亦交章論奏不

人月紀事 卷十二
五
聽自是傳陞紛然矣尋加太子太保時四鎮各需餉二十萬有譽計無所出至嘔血連疏乞歸不允明年五月南京失守有譽奔武康久之旋里年八十一而終或曰爲僧於蘇州之靈巖

解學龍字石帆興化人萬歷己丑進士歷金華東昌二府推官擢刑科給事中魏忠賢亂政以東林削籍崇禎中累遷太僕卿疏言遼左額兵舊九萬四千有奇歲餉四十餘萬耳今關上兵只十餘萬人而月餉乃至二十二萬遼兵盡潰關門不得不募新兵薊鎮則舊有額兵乃亦行召募舊兵以其餉厚竄入新營而舊額依然如故其爲漏卮可勝言哉國初定文職五千四百有奇武職二萬八千有奇神祖時文增至一

萬六千餘員武增至八萬二千餘員矣今日不知又增幾倍主爵者誠肯悉心計度冗者汰之歲可得餉數十萬裁冗吏核曠卒俾衛所應龍子弟襲爵而不給俸又可得數十萬從來國強莫若民富民富莫若多粟亦嘗取京邊之米較其出入而推其損益乎夫京邊之米一石其輸自民間則非一石也以民之費與國之收衷之不啻三倍是國之一民之三也今關餉一斛抵銀四錢迨以易錢則好米不過百文惡者才三四十文又其下者則腐臭而不可食以國之費與兵之食衷之不啻二倍是兵之一國之三矣民費其六而兵食其一民病矣而兵亦未嘗利也況漕卒官司展轉相欺而米已化為糠粃沙土兼溫熱所蒸色味俱變食不下咽是又化有用

之六爲無用之一矣然則如之何臣以爲莫如修屯政屯政修則地闢而民有樂土粟積而民有固志昔吳璘守天水經營屯事縱橫鑿渠縣亘不絕名曰地網敵騎不能逞今略倣其制溝塗之界樹土所宜小可獲薪果之饒大可得控扼之利敵雖強何所施乎帝善其言下所司議之然竟中格尋以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擢南京兵部右侍郎未赴適黃道周得罪學龍於薦舉屬吏推引及之帝怒逮詔獄杖八十遣戍十七年五月南都立起故官擢刑部尙書六等治從賊諸臣罪學龍定擬上馬士英擬旨詰責令再議學龍仍執前議時馬阮必欲殺周鍾而學龍欲緩其死乃謀之次輔王鐸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請停刑鐸卽擬俞旨士英怒之大鉞暨其黨張

捷楊維垣聲言欲劾學龍學龍遂引疾大鍼復喉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詆學龍曲庇行私削籍歸久之卒於家

練國事字君豫永城人萬歷丙辰進士由知縣徵授御史有直聲奄黨趙興邦劾之削籍崇禎元年擢太僕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破黠燈子於中部又破別部於宜君雒川降其魁李應鼇尋以所部失事戴罪自贖已總督陳奇瑜誤信賊降諸軍勿擊賊出險大掠乃委罪國事以自解國事疏辯而事已不可救乃逮下獄九年正月遣戍廣西久之敘前功赦還復冠帶南都立召爲戶部左侍郎改兵部尋加尙書仍莅侍郎事在位無所匡救明年二月致仕未幾卒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十三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鼐撰

列傳第六

劉宗周

子為

劉宗周字啟東號念臺山陰人學者所稱蕺山先生也父坡爲諸生母章氏妊五月而坡亡旣生宗周家酷貧攜之育外家後宗周大父老疾歸事之析薪汲水持藥糜然體辱甚母憂念成疾萬厯辛丑宗周成進士母卒於家宗周奔喪爲堊室中門外日夜哭泣其中服闋選行人請終養大父母居七年始赴補時中朝有崑黨宣黨與東林爲難乃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皆賢人于玉立

丁元薦亦皎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崑宣必不可於是黨人大譁宗周乃告歸天啟元年起儀制主事抗疏極詆魏進忠謂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而奉聖夫人客氏出入自由無以閑內外且一舉逐三諫臣罰一人皆出中旨左右將日進鷹犬聲色指鹿爲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閹豎哉進忠卽忠賢也尋請戮崔文昇以正弑君之罪戮盧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楊鎬李如楨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喪師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嘉棟康應乾牛維曜劉國縉傅國以正棄城逃潰之罪急起李三才爲兵部尙書錄用清議名賢丁元薦李朴等諍臣楊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徇義之氣詔切

責之累遷光祿寺丞尙寶太僕少卿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
復固辭忠賢惡之削其籍崇禎元年召爲順天府尹屢論時
政帝迂其言而歎爲忠厯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竟以請釋
熊姜之獄忤旨斥爲民年已六十有四歸二年而京師陷宗
周徒步荷戈詣杭州以發喪討賊責巡撫黃鳴駿鳴駿曰哀
詔未至當靜以鎮之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闕外
不思枕戈泣血激勵同讐顧藉口鎮靜作遜避計邪鳴駿唯
唯明日復趨之則曰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嘻此何時也安
得哀詔哉旣發喪問師期則曰甲仗未具宗周歎曰烏足與
有爲哉乃與前侍郎朱大典前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
義旅將發而宏光帝立宗周起故官宗周以大讐未報不敢

受職自稱草莽孤臣言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
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亦無以作天下忠臣義士
之氣至討賊次第一曰據形勢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
請進而圖江北今淮安鳳陽安慶襄陽等處雖各立重鎮尤
當重在鳳陽而駐以陛下親征之師中都固天下之樞也東
扼淮徐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亦不遠以此漸恢
漸進秦晉燕齊當必響應兼開一面之網聽其殺賊自效賊
勢益孤賊黨日盡矣一曰重屏藩以資彈壓地方之見賊而
逃也總由督撫非才不能彈壓遠不具論卽如淮揚數百里
之間兩節鉞不能禦亂賊之南下致淮北一塊土拱手而授
之賊尤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以家眷浮舟於遠地是倡

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眷寄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也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日慎爵賞以肅軍情今天下兵事不競極矣將悍兵驕已非一日今請陛下親征所至亟問士卒甘苦而身與共之乃得漸資騰飽徐張撻伐一面分別各帥之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收侯爵重則并奪伯爵軍功既核軍法益伸左之右之無不用命夫以左帥恢復焉而封高劉敗逃也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旣濫文臣隨之外廷旣濫中璫從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日覈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旣破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於法皆在不赦急宜分別定罪至於僞命南下徘徊於順逆之間

者實繁有徒尤當顯示誅絕行此數者於討賊復讐之法亦略具是矣若夫邦本之計貪官當逮酷吏當誅循良卓異當破格旌異則有安撫之使在而臣更有不忍言者當此國破君亡之際普天臣子皆當致死幸而不死反膺陞級能無益增天譴除濫典不宜概行一切大小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誠又疏言賊兵入秦踰晉直逼京師大江以南固安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不聞遣一人一騎北進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關坐視君父危亡而不之救則封疆諸臣之宜誅者一既而大行之凶問確矣敷天痛憤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而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圉之事卸兵權於閩外首圖定策之功安坐地

方不移一步則封疆諸臣之宜誅者二然猶或曰事無稟承
迨新朝旣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不然而亟馳一介使齎蠟
丸間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共激讐恥哭九廟
安梓宮訪諸王更不然則亟起閭帥鄭芝龍以海師直搗燕
都令九邊督鎮卷甲銜枚出其不意合謀共奮事或可幾而
諸臣又不出此紛紛制作盡屬體面僅令吳鎮諸臣一奏燕
京之捷將置我南中面目於何地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宜誅
者三而更有難解者先帝升遐頒行喪詔而遲滯日久距今
月餘未至臣鄉在浙如此遠省可知時移事換舛謬錯出卽
成服祇成名色是先帝終無服於天下也則今日典禮諸臣
之宜誅者四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而及

之乃概用新恩卽先帝誅璫鐵案詔書蒙混勢必彪虎之類
盡從平反而後已君父一也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
帝十七年之憂勤念念可以對皇天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
惟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於臣工乃如此之薄仰惟陛下再
發哀痛之詔立興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詔
報曰親統六師光復舊物嚴文武恒怯之大法激臣子忠義
之良心愼新爵劾舊官朕拜昌言宣付史館中外爲之悚動
是時宗周本無意於出謂朝中黨禍方興何暇圖賊而一時
奸人雖不利宗周又恥不能致之急其一出及方出而彈劾
踵至不少假借由是羣小側目宗周旣連疏請告不得命乃
抗疏劾馬士英曰陛下龍飛淮甸天寶予之乃有扈蹕微勞

入內閣進中樞宮銜世蔭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
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
朝端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
以燃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
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
疏何以言匡攘之略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有尾大
之憂淮揚失事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傲
則亦恃士英卵翼也劉黃諸將各有汎地而置若奕棋洵洵
爲連雞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啟其雄心則
皆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爲政樞貳佐之
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

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
豎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奄官用事而將帥能樹功於域
外者惟陛下辨陰陽消長之幾出土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
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卽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厯河以南
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廢之書之史冊爲
宏光第一美政上優詔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益怒佯具疏
辭位且揚言於朝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是明示
不臣也吏部候考宗室朱統鐔言宗周請移蹕鳳陽鳳陽高
牆所在蓋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
伏丹陽宜急備是時黃鳴駿入覲兵抵京口與防江兵相擊
闕士英聞之而信亦震恐澤清初倚東林極重宗周至是恨

甚具疏痛詆言宗周勸往鳳陽爲謀不忠料事不智抗疏稱孤臣無禮陰撓恢復不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召生靈之禍不仁疏未下復草一疏並署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名上之詞連姜曰廣吳甡請正以謀危君父之罪舉朝大駭高宏圖言於上傳諭曰昔漢宣起於艱難魏丙合志唐肅興於靈武李郭同心今者袒分左右口構元黃天下事不堪再壞諸臣各宜和衷集事息競圖功庶幾君臣之間禮全終始宗周不得已受命方宗周之在丹陽僧舍也澤清遣刺客數輩迹之見其正容危坐不忍加害以七月十八日入朝仍居蕭寺士英不使入對給事中陳子龍以爲言不省旣視事卽引董仲舒言請正心以正朝廷給事中袁彭年以爭復設東廠被謫宗

周言其冤及中旨起阮大鍼又言魏大中死於詔獄實大鍼主使祖宗故事大僚必廷推迺者中旨屢降司農之後繼以少宰而大鍼又爲司馬其墨敕斜封之漸有不待問者大鍼進退實係江左興亡乞寢命不報乃乞休許之臨行復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庭金吾滿座戚畹駢闐矣讒夫昌言路阨官常亂矣所謂狃近娛而忽遠猷也一曰振王綱勿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卽位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場視同兒戲表裏

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卽爲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自天子出所謂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日明國是母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末造可鑒也今更爲一元惡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黨死於殉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起無限風波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日端治術毋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尙刑名而殺機先動於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賊罰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厰衛之設何爲徒令人主虧主德傷治體所

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固邦本。毋以外釁釀內憂。前者淮揚告變。未幾而高黃二鎮又治兵相攻。四鎮額兵各三萬。不用以殺敵而自相屠戮。又日煩朝廷講和。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爲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亦必窮之術耳。若不稍裁抑。惟加派橫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殉之足矣。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上優詔報聞。宗周以宿儒重望。爲海內清流領袖。旣出都門。都人士聚觀歎息。知南都之不可有爲也。明年五月。南都不守。宗周與熊汝霖謀起義。不克。及杭州不守。推案慟哭曰。此吾正命之時也。門人張應煜曰。此降城也。非先生死所。宗周瞿然遽出城。有勸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不死者。

身在田間留以俟後王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
懸車尙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今吾越又降區區老臣尙何之
世豈有逃生之御史大夫哉扁舟辭墓躍入西洋港水淺不
得死舟人扶出勺水不下者十三日與門人問答如平時以
閏六月八日死宗周通籍四十年而立朝僅四年潛心理學
以慎獨爲本以知天爲歸而本之敬誠作人譜以授學者立
證人社倣古小學日會講其中著第一義說聖學宗要獨證
篇說者謂明之大儒推薛胡陳王而宗周似勝之所傳有劉
子全書百餘卷及他著述二十餘種家居恆服紫花布士大
夫效之布爲長價崇禎帝嘗賜敕云蔬食菜羹三月不知肉
味敝衣羸馬廿年猶是書生蓋實語也我

朝賜專諡曰忠介子灼字伯繩奉父書避兵蕺山之麓自號
遜齋嘗撰禮經考次一編首夏小正而附月令帝王所以治
厯明時也次丹書而附王制正己以正朝廷百官萬民也於
是原禮之所由起而次禮運焉推禮之行於事而次禮器焉
驗樂之所以成而次樂記焉然後述孔子之言而次哀公問
次燕居閒居坊記表記爾乃設爲祀典次以祭法祭義祭統
大傳施於喪葬次以喪大記喪服小記雜記申以曾子問檀
弓奔喪問喪終之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而喪禮無遺矣君
子嘗服深衣雅歌投壺不可不講也則次以深衣投壺男女
冠笄婚姻所有事也則次以冠義昏義推而鄉飲酒義射義
燕義聘義合三十篇謂之經禮別分曲禮少儀內則玉藻文

王世子學記七篇謂之曲禮蓋皆宗周遺教也山居不薙髮
數爲邏者所阨與父門人張之璿披緇興福寺少定則又還
家卒門人私諡之曰貞孝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十三終

小腆紀傳卷第十四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鼐撰

列傳第七

章正宸

羅萬象

王孫蕃
左光先

吳适

李模

喬可聘

姚思孝

李清

錢敬忠

章正宸字羽侯號格菴會稽人從學同里劉宗周早以學行著登崇禎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溫體仁招之不往改禮科給事中王應熊與戚畹通內傳入閣廷臣莫敢諫正宸抗疏曰豈有枚卜不傳奉者在皇上出此必謂特用易感恩卻眾議

則絕窺伺顧天下未有不順人情而可以有濟者也夫應熊亦謂非人情故不可用夫徇情與順情名同而實異振作與操作事近而用殊今廷臣縱乏人奈何使傲狠之夫贊平成之治哉帝大怒下詔獄鎮撫曰新進妄言耳無他肺腸正宸仰面曰新進直言則有之未妄也科臣同力救之止革職及賊犯鳳陵帝怒應熊曲庇鳳撫廷臣遽以正宸薦體仁抑之應熊敗議起廢吏部條上百餘員帝曰中何以無正宸邪親筆取十二人而乙名其間正宸甫復官卽疏謝愿言左右茸闕宰執上下惜身家保祿位關通內侍名爲線索其言不可信帝親標其疏令通行嚴飭於是閣臣內官咸切齒西廠中官專橫羅織人罪公卿以下仰鼻息倖苟免京師無賴子弟

竄身入籍白韉帶刀攬市井金錢每一符下郡縣無不減門
者正宸疏陳帝心動硃筆勒西廡字付閤票旨閤臣懼瑤責
擬以不合三上三改尋罷厥其鄉舉時主試姚明恭嘗以鄉
人謀官吏部爲屬力卻之故輔周延儒會試座師也朝議起
用正宸曰不聞處爲志乎延儒聞而大憾旋掌吏科而延
儒適入壬午元旦朝賀畢宣延儒上殿帝東嚮揖稱先生曰
先生其輔朕朕將端冕以求正宸遂驩呼入頌聖德且責閤
臣以報稱累數千言帝歎賞稱漢子而延儒見疏大驚曰是
劾我也嘗過其居執手曰朝廷事大家可爲何必執意見以
與物忤正宸曰正宸亦惟視大家事故不敢徇私延儒色變
舊輔馮銓延儒姻家將復以冠帶正宸復爭之延儒大怒曰

我固無師生已而欲我無姻親邪旣而推舉閭臣欲驟用魏藻德召中左門語不合延儒譖之曰正宸與尙書李日宣等把持枚卜罪不赦次日召平臺賜食羣臣叩頭訖帝呼日宣正宸及左都御史房可壯侍郎宋玫等大詬之叱衛士捽頭褫衣冠縛出午門候處分漏下傳付法司拷訊內奄捕諸家奴之送案館者爲詞察獄情牘具擬杖贖中旨加日宣等遣成正宸遂編管均州甲申三月太常吳麟徵遷掌科薦以自代命甫下而京師陷偕劉宗周號哭荷戈趣浙撫黃鳴駿發喪出師鳴駿謝之乃出召募義旅將發而宏光帝立召復故官疏言今日江左形勢視晉宋爲更難當事者泄泄偷息處堂自娛兩月以來聞文吏錫鞶矣不聞獻馘武臣私鬪矣不

聞公戰老成引遁矣不聞敵愾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而曰興朝氣象臣雖愚知其未也今惟有進取爲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比者河北山左忠義響應各結營寨多殺僞官爲朝廷効死力不及今電掣星馳倡義伸討是靡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宜急檄四鎮渡河聯絡河北山東諸路齊心協力互爲聲援使兩京路通而後塞井陘絕孟津據武關以攻隴右恐賊不難旦夕殄也陛下宜縞素誓師駐蹕淮上聲靈所及人切同讐虎豹豺獠勇憤百倍今部院寺司各署不稱行在而工作煩興議者已占陛下志圖偏安天下事變皆生意外將何以待之宜嚴敕諸大臣速簡爾車徒某舊額某新增水幾何陸幾何速備爾芻糗幾何本幾何折

主幾費客幾費選爾將帥某堪監礮某堪分閫審爾形勢某地建鎮某地設堡某處埋伏某處出奇修爾干戈繕爾城塹進寸則寸進尺則尺阨險處要大勢已得天下大矣不患無人臣未見張岳韓劉之傑不應運而出也上不能用馬士英欲以中旨起阮大鍼先內傳張有譽爲戶部尙書正宸封還詔書以有譽雖賢而傳陞之弊必不可啟抗疏力爭旋安遠侯柳祚昌受士英旨薦用大鍼正宸又力爭且曰朝廷如此舉動邸報流傳見臣姓名尙挂仕版必相顧駭愕謂負掖垣職掌萬死何辭乞放臣歸里正宸清嚴方正爲清流所倚賴同官沈允培常言章君不特怒時可畏卽笑時亦可畏也士英輩忌之甚轉爲大理寺丞寶奪其言路也已見國事日非

乞假歸魯王監國起吏部左侍郎不受仍署舊官明年起兵
事敗溺水不死自經又不死遂以僧服遁不知所終

羅萬象崇禎末官南戶科給事中宏光時勦臣劉孔昭討吏
部尙書張愼言於朝愼言立班不辨萬象爭之曰愼言生平
具在安得目爲奸邪朝罷卽疏言首膺封爵者四鎮也新政
京營又加二鎮銜何嘗不用武臣年來封疆失事之法先帝
多寬武臣武臣報先帝者安在祖制以票擬歸閣臣以參駁
歸言官不聞委勦臣以糾劾也使勦臣得兼糾劾文臣可勝
逐哉尋命太監王肇基督催閩浙金花銀肇基卽崇禎時監
視宣大之王坤也萬象疏論之肇基卽辭止己馬士英薦阮
大鍼令冠帶陛見萬象言輔臣薦用大鍼或以愧世無知兵

者然大鉞實未知兵恐燕子箋春燈謎卽枕上之陰符而袖中之黃石也伏望許其陛見以成輔臣吐握之意禁其復用以杜邪人覬覦之端時御史王孫蕃亦疏劾孔昭大鉞有直聲久之忽自言定策功爲孔昭所駁論者鄙之南都亡俱不知所終

左光先桐城人光斗弟也崇禎時以御史巡按浙江與平許都之亂宏光時阮大鉞冠帶陛見光先疏言大鉞線索逆黨殺臣兄光斗及魏大中楊漣士英云冒罪特舉明知無復有罪之者矣皇上忍改先帝之政臣忍忘不共之讐邪旣而許都餘黨復亂大鉞黨乃以光先激變逮問光先間行走徽嶺縱綺索不得乃止不知所終

吳适字幼洪號靜齋長洲人崇禎丁丑進士以知縣行取南都立官戶科給事中疏言維新五事一曰信詔旨朝廷之有絲綸所以彰示臣民俾知遵守邇因事變錯出前後懸殊用人之途始愼而繼以雜誅逆之典初嚴而終以寬禁陳乞矣而矜功誦冤者章日上重爵賞矣而請蔭乞封者望日奢鎮帥屢責進取而逡巡不前軍需頻督轉輸而庚癸如故欲期畫一宜重王言一曰核人才人才爲治道所從出頃者典籍無稽錢神有徑人思躍治初任輒冀清華官多借題行間每增監紀殫逐之謀愈切卸擔之術偏工起廢而薰蕕並進懸缺則暮夜是求以致薦牘日廣啟事日登今後求才務寬用人務覈甯重嚴於始進毋遏懷於億載一曰儲邊才將帥之

略豈必盡出武途如唐之節度使文武兼用內外互遷請飭中外蓬華之彥非韜鈴之略勿講辟舉之選非軍旅之才勿登技勇騎射日日講求其激同讐以振積懦一曰伸國法陷北諸臣已有定案但恐此輩輦金求翻旣以寬其不死者昭皇上之浩蕩尤當以絕其覬用者明臣子之大防一曰明言責祖宗設立六垣與六部相表裏是故糾彈之外復有抄參倘掖垣僅取充位則白簡只貴空懸抄發本章一胥吏事豈先王設官意哉望陛下亟進讜言見諸施行毋批答徒勤而實効罔著又疏言國恥未雪陵寢成墟豫東之收復無期楚蜀之摧殘頻甚又况畿南各省到處旱災兼之臣鄰消長多虞將帥元黃構釁伏惟陛下始終兢惕兼倣祖制早午晚三

朝勤御經筵而親儒臣尙茅茨而省工作嚴爵賞而重名器
諸凡無藝之征一槩報罷被災之地確覈酌緩墨吏必懲蠹
胥必殛根本之計孰大於此尋又疏請定期日講俾博聞有
造之臣朝夕左右舉行午朝俾閣部大臣以及台垣散秩咸
得躬膺清問卽於披對之餘採疾苦以疏民隱核功罪以勸
疆臣明是非以黜邪佞及姜曰廣劉宗周去位适又抗疏言
曰廣宗周懸事五朝忠心亮節久而彌勁應亟賜留疏入皆
不聽有上書言開化德興雲霧山可開採助國者太監李國
輔具疏請往适疏言雲霧山卽封禁山北通徽池南連八閩
東抵衢嚴西界信州唐宋以來每爲盜藪其間深谷窮淵虎
狼接迹險阻極目無徑可攀且地接祖陵龍脈爲神京右臂

歷朝禁止樵牧封禁所由名也英宗初年遣官採木於是地方棍徒互相煽惑攘奪小民兼多內外官屬供億之費數邑坐困民不聊生近山良民逐鳥獸散大盜鄧茂七等聚眾數萬藉以爲窟合四省兵力討之十四年乃戡定奉旨照舊封禁往禍可鑒也臣竊以界通四省境地相歧內阻峻嶺外多絕谷縣延重疊筆路崎嶇封禁既久開鑿維艱不便一林莽高深重嶂剌峰毒蛇猛獸生育繁滋一旦開伐奔突狂噬傷人必多不便二遼深幽奧迥絕恆區水不通舟陸難移運不便三乘傳驛騶有司困於供億誰籌正賦且吏胥假公行私何所不至而力田小民棄本逐末消磨歲月土田有荒蕪之慮力役多死亡之憂不便四興朝舉動天下仰望以卜安危

今以無益害有益之事而特遣重臣搖動人心傾危四省垂
之青史貽譏後世不便五遠邇傳聞必且蜂屯蟻聚競營巢
穴居奇召禍約束無方是使盜賊復生而殺戮再見不便六
况臣訊之父老僉云此山地連陵寢自正統初開伐致傷地
脈釀土木之難洩山川靈氣不使七舉此數端有害無利伏
惟陛下採擇國輔亦疏請中撤俱不許馳視如适言報罷時
忤城伯趙之龍薦陳爾翼适抄參爾翼頌魏忠賢薦崔呈秀
不可用之龍再疏爭之适言祖制科臣專封駁之權未聞勳
爵參駁正之司勳臣黨邪求勝不幾背明旨而蔑祖訓乎尋
妄遠侯柳祚昌薦程士達督理京營适抄參祚昌非有標營
之責何得侵樞戎職奪銓部權懷慶知府郭儀鳳疏言掛冠

勤王且誣巡撫方震孺貪狀迺駁參郡守無勤王之例掛冠
非入援之名儀鳳不候憲檄非奉明綸擅離職守飾詞妄瀆
察撫臣清執有素儀鳳穢迹著聞必懼題參先行反噬自應
嚴究以杜刁風光祿寺署丞張星疏求考選科道迺參星以
縣令躁進掛察典不惟清華望斷亦已仕進階絕無端幻想
欺君實甚中書舍人張鍾齡以監軍請給部銜迺參職方何
官監軍何事若果報國有心何官不可自效藉口贊畫輒請
高銜躁進尤甚保定侯勲衛梁世烈請襲爵迺參國難以來
雖王侯重臣悉罹鋒刃而其間脫身圖存埋名溷俗者固亦
不乏該勲何以逆料其家之必殲而忍以子嗣乎萬一本宗
匹馬來歸將奪諸該勲而授之乎抑姑仍之且兩封乎該勲

世受國恩誠恢復有志何難倡諸勳舊破家從軍上爲先帝
復讐下爲諸勳雪恥爾時訪問本支有無存否然後請諸朝
命光復祖爵不亦休乎昔李晟收復長安令軍中五日內不
得輒通家信今長安未復非諸臣問家之日也尋遂安伯勳
衛陳濬請襲适又參自都邑變遷山河阻絕世次無憑單詞
莫信該勳一請再請視五等之封同土塊之乞將與榮傭都
督一醉告身可以乘時拾芥而攘取乎适於疏劾抄參不少
假借而部臣竟置不理旋駭旋用於是職掌掃地矣迨左兵
犯闕适疏參總兵牟文綬縱兵譁掠致建德東流摧陷方國
安於銅陵西關及南陵城外聚兵攻擊赤子何辜遭此塗炭
此與叛逆何異蔡奕琛票旨切責謂适巧爲左良玉出脫下

之獄張孫振言适爲東林嫡派復社渠魁宜速正兩觀之誅
會南都亡适乃遞去不知所終

李模字子木太倉州人

承禮謹案原稿一本用南疆釋史本傳作吳縣人按紀年亦作吳縣人

天啟乙丑進士知東莞縣有聲行取御史以巡按眞定劾分
守中官謫南京國子監典籍宏光時勲臣以翊戴功交關於
朝尋進階蔭子內監韓贊周盧九德與焉模疏曰今日諸臣
能刻刻認先帝之罪臣方能紀常勒卣蔚爲陛下之功臣曰
者廟廷之爭幾成鬬市傳聞遐邇不免輕視朝廷原擁立之
事皇上不以得位爲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爲名甚至侯伯之
封輕加鎮將夫鎮將事先帝未收桑榆之效事陛下未彰汗
馬之績按其實亦在戴罪之科而予之定策勲其何以安倘

謂勸進有章足當夾輔抑以勸勉敵愾無嫌溢稱然而名實之辨何容輕假夫建武之鄧禹猶慙受任無功唐肅宗之郭子儀尙自詣闕請貶願諸大臣立志倡率中外力圖贖罪必大慰先帝殉國之靈庶堪膺陛下延世之賞一槩勳爵俱應辭免以明臣誼至於絲綸有體勿因大僚而過繁拜下宜嚴勿因泰交而稍越繁縷可惜勿因近侍而稍寬然後綱維不墮而威福日隆也疏入報聞尋復爲河南道御史馬阮亂政歎曰事不可爲矣請告歸里居三十餘年而終

喬可聘字君徵寶應人天啟壬戌進士官御史崇禎時出按浙江行部至金華水漲舟阻索挽夫不得蘭溪知縣盛王贊持手版立雨中大聲曰村民方事東作縣令請以身代役可

聘立乘肩輿冒雨去而薦縣令於朝時人兩賢之尋以屬吏坐贓敗貶三秩南渡起故官掌河南道事疏陳宜罷廠衛停燕飲不省御史黃耳鼎外遷疏詆都御史劉宗周牽連朝士甚眾可聘言宗周正色立朝實社稷臣耳鼎厭外轉盡誣善類以暢己私非人臣也請以耳鼎所轉官換臣爲之事乃止御史黃澍之面劾馬士英也士英銜之入骨而澍按湖廣有穢聲故錦衣衛劉僑希士英指訐之章下法司宗周怒僑將救澍可聘曰僑希時相指固也而澍貪亦有跡請行巡撫何騰蛟覈奏時謂得體宗周初劾臺臣從賊者三十人及李沾代事欲翻其議可聘抗不可其在臺班與掌科章正宸持論侃侃羣小憚之乃起戍籍張孫振爲河南道孫振貪橫與

馬阮比陵厲出沾上凡壞法亂紀事爭先爲之臺綱始掃地
矣左良玉犯闕士英盡撤江北兵以禦時我

大清兵日逼可聘與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成友廉合疏乞
留江北兵固守淮揚控扼潁壽命劉良佐還鎮士英於御前
戟手詈之舉朝氣懾南都亡歸老於家

姚思孝字永言江都人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給事中
以言事忤旨謫江西布政司照磨遷南京助教陞太僕寺丞
宏光時轉光祿少卿再轉大理少卿阮大鍼之搆僧大悲獄
也思孝在五十三參中獄成未上左良玉犯闕馬士英調黃
得功劉良佐禦之淮揚空虛我

大清兵乘之南下上召對羣臣思孝與尙寶卿李之椿御史

喬可聘工科吳希哲合詞請備淮揚上意然之而士英厲聲
謂皆良玉死黨爲遊說不可聽議遂罷後爲僧終

李清字映碧揚州興化人大學士春芳五世孫禮部尙書思
誠之孫也舉崇禎辛未進士授甯波府推官擢刑科給事中
請宥績溪李世選假赦之獄遷工科左給事中出封淮南會
國變復命南京進本科都給事中上言陛下自中州播遷後
櫛風沐雨備極辛苦漢光武之不忘麥飯豆粥唐太宗之不
忘質衣幘舍皆從安樂憶艱難以勵儉也陛下亦宜持此自
勵則安不忘危侈源塞矣否則奢用必至多藏多藏必至厚
斂厚斂必至煩刑恐全盛之天下膏血亦殫況今日乎乞申
飭內外廢無用之金玉罷不時之傳奉勿謂奢小而爲之勿

謂儉小而不爲則宗社幸甚臣民幸甚又言當今各鎮自爲
守土計增設兵馬需求器械曾不念司農之艱各監局辟爲
御用計增索金錢務求華靡曾不顧司空之匱公私交困何
以應之乞敕各部察現徵之數通行會計量入爲出皆報聞
是時廟堂但修文法飾太平無復有報讐討賊之志而清於
其間亦請追諡開國名臣武熹兩朝忠諫諸臣加成祖朝姦
諛大臣胡廣陳瑛等惡諡更請追封馮勝傅友德爲王賜之
諡皆議行懿文太子時已尊爲孝康皇帝清請與興獻並祀
別廟奉孝宗爲不祧之宗不聽北都之陷鎮遠侯顧輦迹等
十五人爲賊所殺勲臣朱國弼等請如殉難例贈蔭廟祭清
言輦迹等或禁或拷半膏賊刃非殉難也同時文臣如內閣

邱瑜方岳貢等何嘗不以拷禁死而褒譏相半祠祭猶懸何獨文武異施乃已又請裁宮中獸炭歲省費一千八百餘金議者謂時政雖亂言官尙有權惜所爭者細無裨大計也清在省中號爲清正嘗陳內治之說引規時事言子胥之揣句踐曰爲人能辛苦何謂辛苦毋荒於燕觴毋荒於瓊宮瑤臺南金和寶是也明年二月晉大理寺卿請改思宗廟號修實錄及惠宗實錄並允之四月遣祭南嶽南都亡歸隱於家以著述自娛閱四十年乃卒

錢敬忠字孝直鄞縣人萬厯己未進士臨江知府若賡子若賡初官禮部論選如事得罪神宗幾不免旣出守以會勘張居正所陷故御史狀權貴誣爲酷吏詔置之死法司申救不

得臨江士民數千人連年赴闕亦不得聞臣請緩決遂長繫
獄者三十有七年若賡三子皆授經於獄下獄時敬忠祇一
歲旣成進士不赴大對爲文誓墓省父還具疏籲冤至千萬
言會熹宗新卽位厯臣尼之乃自囚服泣血跪午門前丐閣
部諸臣轉請江右人之在官者徐良彥姜曰廣吳士元輩爲
出公揭同榜生姚希孟孔開運陳子壯等亦力與當道謀刑
部尙書鄒元標促議以入得旨汝不負父將來必不負朕准
將若賡免死放還鄉里遂馳赴江西奉父歸浙壬戌補奉太
對謁選授刑部主事尋以憂歸璫禍熾服闋不起座師馮銓
招之絕不往後南都御史沈希韶疏言敬忠泣血長安精誠
上通帝座馮銓炙手可熱而不肯一爲俯首如水不波宜亟

加擢用以重學使銓衡之選詔起原官會以母田氏病乞休奉母幾二十年再補原官出知甯國府已罷還崇禎十七年五月南都立敬忠以六月朔上疏凡千數百言略曰皇上所親遘之難與三月十九日爲開闢未有之變纔一念及則踏地跼天行屍走肉不覺魄已離魂生不如死獨念國破君亡雖陵寢震驚鐘簴非故而皇上淵躍天飛依然有君則自監國以來登基以後皇上一大事因緣朝野一正經題目除卻討賊復讐外更無與爲第二義者今觀舉朝諸臣似以三月十九事亦未爲地覆天翻千古非常之奇變也如以爲奇變當必有洗胃刮腸一番痛心之設施乃兩月來立綱陳紀張官置吏亦旣濟濟彬彬章滿公車言滿朝聽而討賊復讐一

事未聞有痛哭流涕爲皇上一贊決者亦未見有單肩赤脊爲皇上一亟圖者臣不敢深言亦不忍深言百年以來功利之毒淪入骨髓已成膏肓乃有書破萬卷官躋一品未識君父二字者致有今日以今日世道人心恢復大事諸臣已不足恃獨有皇上不共戴天一念果可徹地通天反風卻日決不愁神靈不護訶羣力不輻輳也臣昧死請我皇上無煩再計不俟終朝推瞿然失席之情挺身蹶起效素服哭郊之事灑淚誓師懸詔國門布告天下親率敢死之士一往無前滅此朝食四海之內義稱臣子者蠲貲賈勇以佐軍現有職司者練兵轉餉而接濟萬事不理單刀直入卽有謂萬乘之孝與匹夫不同孤注之危非萬全良策者彼雖陳議甚高吾思

吾父不能顧矣卽今殘破地方姑置弗論其未經兵火者南
直十數郡外江浙閩廣皆雄藩也誠早以訓練轉輸專責之
師帥之任十數萬子弟兵數百萬糧草何慮不首尾接應只
須掀翻格套使鞠鬱盡舒寬假便宜令膽智畢吐庶幾真才
爲我作使若復一瓢眾與十羊九牧徒相與蒿目而憂無兵
無餉真是向飯糲邊愁餓死耳在事諸臣必詆臣腐儒不諳
時務不曰祖宗社稷爲重必曰輕舉躁動爲殃臣亦敢不謂
然獨恨功利之毒自錮錮人聽其所言洋洋至理捫心自揣
或非本懷從來誤人家國貽羞千載何嘗不據一面之理唯
願皇上存敝蹤草芥之心不緩被髮纓冠之舉思伍員夜泣
之悲早決枕戈待旦之計除兇雪恥遠跡康宣抑亦懼亂賊

扶綱常正人心息邪說否則無父無君不知其所終矣得旨
錢敬忠有何異謀可足兵食著再奏敬忠溯典引經復得千
數百言再上之報聞已又陳第三疏備論齊魯重輕之勢且
云廟堂諸老非有張良之智裴度之忠李德裕之才與識不
過以定策而枋國耳昔者楚漢之爭勢重在楚不在漢比三
老董公遮說義帝之喪發而天下大勢盡歸重於劉楚漢輕
重之勢亦卽今日我與賊及廷臣諸鎮輕重之勢漢高能早
握其機以成帝業此我今日君臣所當共念者也晉欒卻殺
厲公立十四齡之悼公勢在欒卻已悼公召羣大夫誓之稽
首唯命而晉勢得盡歸於公夫悼公能早握其機以致中興
此又我皇上今日所當獨念者也舍此一著何言宗祏百年

卽欲爲皇上圖一身亦無計矣何言恢復一統卽欲爲皇上保半壁亦無計矣蓋皇上一失此機則浸假而移於柄臣落於雄鎮且浸假而倒授於賊今登萊等處未睹詔書猶爲我大明堅守民之思漢可知乃當事諸臣四顧躊躇動憂兵食且鯁鯁乎奇謀異計借箸以籌此機一失此勢不同天下事未知稅駕偏安且不可得臣從此不復敢言矣敬忠連上三疏待命逾月而馬士英輩以其累瀆終不上遂怏怏失志歸自稱崇禎遺臣臥病不出次年我

大清兵渡江敬忠病甚每索邸抄讀之撫膺慟哭自歎其不幸而言中也乃勿藥以六月望後一日卒生平喜聚書終日丹黃不倦手批書至數千卷子二光緒昭繡光緒自有傳

小腆紀傳卷第十四終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